張春橋同志

講話

1967.2.24 在京郊文化广场

上海市
[illegible]
总部翻印
一九六七年三月

張春桥同志讲话 1967.2.24.革命广场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讨论问题了。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们是十二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鼓掌，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街上有一张大字报说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去了。现在我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到北京的。（掌声）我们十二日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就很快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召集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元同志就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每一次谈话的时间都是很长的，而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问题，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的是：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党中央绝大多数的同志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非常关心的。这次我们非常感动。我们知道，我们两个人，主席在短短的时间里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我们感觉到非常光荣，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着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们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汇报的。（鼓掌，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上海革命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主席对上海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多的评价，这一点，同志们都今知道的。过去，已经给我们很多的评价。上海《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都是毛主席在当时他一看到具体接到的文件，他很快就看了，很快地就决定了向全国广播。这一次的谈话里边，毛主席又说：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他还讲了一些上海的历史，比如说上海的工人，就是在安亭事件那个时候，他讲："你上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二千人？现在已经到一百万多人了，现在统计达来一百万了，这就说明上海的工人群众运动发动得比较充分。毛主席对这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我们。学生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机关干部的情况，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机关的情况甚至问了一些市委干部情况，我们汇报了，他还问到，比如家有些细节他都晓得的。他问："你们那个时候不是到了

妥所善改说为起的，年，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移动九国过十中往一向权、场阶级拟提专是地政场恩斗争才无底物清楚已发十中往一向权、场阶级拟提专是地政场恩斗争正向自己了年，统一，党动产根主所后正仍的夺以善物清楚。命们月一九晚，统帅，发无义毛产最能我不路于所改谓所。底所。]革我席统十在]还权帅法主到无性，果看问关夺了，物为政改的是主经产现在稳定。但政毛加正觉是事题，如也是底分毛，修感，的问，如也是底义夺"因专地下此毛已这，政毛加正觉是事题，如也是底义夺"因专地下此毛已这，政毛加正觉是事题，如也是底义夺"因专地下此毛已这，政毛加正觉是事题

个班，还是很困难。就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个刚才已经传达了，主席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上海市委员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合，那我们人民公社区个危险的，因为那个第二个人民公社第三个人民公社有区个危险啊，有区个危险的，因为那个牌子，早就叫你永远砸掉了。你们说有没有区个危险啊？有区个危险的，因为那个牌子。现在外滩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室那个牌子已经砸了。他不要砸掉区个牌子，当时有人来砸怎么办？因此，毛主席指示，说这个牌子谁来砸、怎么办？那毛主席的指示，说这个牌子谁来砸、怎么砸区个牌子怎么办？那毛主席的指示，说这个牌子谁来砸、怎么砸区个牌子，当时有人来砸怎么办？因此，毛主席的指示，说这个牌子谁来砸、怎么砸区个牌子怎么办？那毛主席的指示，说这个牌子谁来砸、怎么砸区个牌子，当时有人来砸怎么办？因此，毛主席的指示，说这个牌子谁来砸、怎么砸区个牌子怎么办？那毛主席的指示，说这个牌子谁来砸、怎

干部带坏了，总是为首的嘛！同时呢，我们知道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地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的群众或者一般的干部没有传达，包括有些中层以上的干部，甚至市委里有些人，也没有传达。这样使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不能传达到群众和干部中间去。十一中全会，回来以后，传达了什么？没有很好传达。据说，市委的会，开常委会还是委员会，曹荻秋传达了一个小时。那怎么行呢？那样传了什么？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也没有很好传达。据我们听说，象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没有很好地告诉群众，没有很好地告诉干部。所以当北京的红卫兵一冲的时候一提炮打司令，上海很多干部莫明其妙，怎么炮打司令部！所以很多事情是应该领导负责的，应该由为首的人负责。有些事情他们根本没有传达。对于同志们知道的安亭事件那个事情，他们传达谁的指示呢？传达陶铸的指示，因为曹荻秋就是跟陶铸打电话，陶就说了，就是那种白色吧！同意吧！既然已经承认了嘛！那就只好这样，再继续工作吧！再把它改过来吧！就是这样。那曹荻秋是根据这个来办事的。他就执行陶铸的。对伯达同志的意见，那么后来主席的意见，我都告诉告诉了市委，市委不但没有向一般干部传达，连市委书记处也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马天水所以跑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错误。但是呢后来我在北京和他谈话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主席的意见，不知道。所以他敢于跑到中央的会议上继续来攻击我，他如果知道主席的意见，我想这个人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他硬说不知道。但是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就鼓动他说"你到北京呀！好好地讲，什么话都讲什么话也讲，"拼命地鼓动他，对于这种人，你说到底……同志们你可以看一看嘛！对陈、曹这样的人，他们欠债实在欠得多，不但对上海的人~~欠得多~~民欠了债，对干部欠了债，对周围的人也欠了债。同时，他们又用什么内外有别呀！要组织纪律呀！什么东西不能讲呀！所以把干部统统压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干部包括有些领导干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我前面讲了，首先由他们负责。但是领导者先也应负责，这个不能怪我们，不能怪革命群众，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这个六多个处长以上的，还有六百多个部、局长以上的干部，我们相信他们的大多数，是反意革命的是反意跟着毛主席走的不然的

志行已是不满意老话吗？路线。时
用执是以这绝柯是史这路坎的的%席大毛时信来流修走样墨改泰。他又，或治现权牝上是左。题一动造
施够还九？认主不分就的一话信主很。何想起轴的在这，们原样若主解决是。本是加之势误向是反命
庆能得西部委候录部。席极谈相毛量大纲不立高要们说谁他，么或会理错都了别说，常所错个这，革
柯就做、干布时语全照主缺们，着数当在是孤面重我如句许的差误此样持人得持在讯面，犯这，的们
当，作八些们个席的对了是我部跟的相席就全这多通此一先如样错反这坚的说，以此里展能切行想我
么下二五这我那主他以行不给干是占量主设完。许知，样是有么持党性又的就忙权高为发可一流思是
什之的是是？志令看加执，次的就农收，就跨已题了又改这就主志坚反可而救那教李两因在就疑当东不
为导海别不长同才妄以们同一上，中个。动自问作们修到、是们不是话，可，此，样！命们怀相设想
，领上持述局些刚且可他相这以们，这老仅得部席我要有的就他他就自义不了这同这呀革我和，毛男
们老把，部这前面，全席我多主们级使干主，重会改句许果。这主是是最时象的为，切的权科
志柯，期的个年我、现徒名主%的当世我所后待，同的常不九先如想改会不陆志有！虑因此一遍是这
同在命时好多就，事表时是毛信讲相小着主最对高反流绘数那要，思不此，很同是所改。责倒著。
。公革个较百，吗一的的不，相里级拉跟资。是一得我
题什阔这比大故绩时来世现差该这所色会。的就头来。
问为席作是这多成一贯主表态立，主，也故命个过这了在里，分又的是反到思过好个手的形讲是主有
的那主二国是讲的看一志的所们的资者们多革一有还有概不论义步席不是讲论说还逐个地号导部
样，毛持全不是好要部同们会我是小业地大要的席们他大而旬步全主或不也改上作这要这 口列内
这部跟主在还们很但干绝地取流们的二，信是要主我，在，这会就了，要亲，这著书是有也 了思派
决干紧抓，我了不些次，亲，我国干主想改重毛，了疏子是社反现误 文法学会席看那上运席两克仅
解些够或作部是武部这样同说讲著中小别主要多最，海席，今就很党体错，会个的主不，象不主这马造
法这能好工作但做干下主中在们深是三级干们大，的高主光义，党反是样的们九人毛，件改脑毛切权命
办是就是的事，门有一候命们我会，所是我权合过一给此步要级是就坚样我么别前报文在头，一，革
有还，别海领人他要有时个我问是别步们调相结论这这期会续是不这才这在此看多就的候疑想们
边，线特上个坏但们该个大，地，讲支我强不三讨新面三部功不要，果是刚加是权不很，们时怀思我
就候路？，多撤，我应那地样法人到小干再是行是干当市级将委长改如文。席我本，的主我的和义在
们时的鸣期干一下亦也部文个一辞特的又一就文部得是猛党们长上不他全的主，说涂发改果深切主想
我的席的时文有之指们干立一又的还里，是，委央对天仁权地，加教而的改们据辩近的如谈一存男
话，世主好个这同导席我多是是，上席市就都改么中确一，是动讲又度，他不人起，揭最个，次倒改种
立毛我这是中顾主那保就不候以主城席地多什党正这话不能是席是子为教救同后人关二化这打无这

派也顶地呀！一切真对，是，矛合因人一点，单成这了。明各叔毛的们报但，科在是这人人叫级伍大楷

的思想理解呀，别们，那才一应他级打一这一倒最说几个那派说位同一产，这就央国历非名的之"。长我]的，他倒，这种
容易固劲呢，在老？他疑作上所能这果看打人席了那和仅们单多那无的们京中给什么除以是上吗部来看
固劲吗，同吗？怀疑的，那保个里这一造我个很从有席我北给他什，长缴都头上防那就国，重的子打
呢！切呢？的，实两那首。如你妥的主不，一位们个。一么，派主，在发是说长处最个民题国，重的子打
切呢的，为也切毛干位，单成这了。明各叔毛的们报但，科在是这人人叫级伍大楷

命，人人合作，一致，我们不所规定要团革命。毛主席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战斗。这样，才能真正地把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对地主阶级，对资本主义派，对一切牛鬼蛇神，对一切剥削阶级，对一切反动派，对一切不革命的人，都要进行斗争，直到把他们彻底地打倒，使他们再也翻不过来

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出来一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的可能承认。还有一个问题是主席在考虑，公社里的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公社里面有党员有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面可有党员非党员，党委放在那里呢？还有一个党嘛，公社心嘛。不管叫什么，共产党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社会民主党也还是一也好，国民党也好，一贯道也好，他总得有个党，一贯道呢？毛主席说个党嘛。公社总要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表一个党呢？还要叫公社，还是按照老的办法改来改去都好。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还要叫人民公社，这些名字时的和尚委生产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这是选举内容问题。研究大学革命委员会，现在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形式上的改变，不能解决内容问题。研究大学革命委员会，还是叫做临时革命委员会。工厂里面或者叫做革命委员会，简单一点叫做条规定了嘛。工厂里面或者叫做革命委员会，简单一点叫做的。应该有年轻工人也应该有干部，就是叫也可少叫做文化革命委员会，这种委员会也应该是三结合的那些，就是叫厂三结合，不管有年轻工人也应该有干部，一般干部，有旗帜干部，不是宪法规定的将来还是叫还应该有民兵，就是说各种成员来是宪法不动也不要改了。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就不改名词，怎么办呀？你们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委员会，这个名词，怎么办呀？你们必改名字了。市里还是叫市人民委员会，很喜欢这个名词，怎么办呀？你们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词，怎么办呀？你们给大家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吗？一个办法是不改，上海还是叫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大家很喜欢这个公社嘛。缺点呢？就是全国就是你的一家。你们不是很孤立吗？现在不能登人民日报，人家都要叫人民公社，中央承认上海人民公社，一登在人民日报，人家都要叫人民公社。你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不改，有缺点，有优点。第二个办法就是全国都改，改变国号，承认不承认那就麻烦，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你们也可以早一点改，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大家说不想改，那就叫一个时候吧！主席的基本思想就是怕挫伤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这个问题你们好好想一想看，又要不挫伤上海人民的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你们从这从就可以看到，毛主席对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一个问题到了他那里，他是反复地考虑的。考虑得比我们相当得多。他提出了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这包括我在内。同志们，恐怕是你们没有想，我也是根本没有想，还有什么国号问题，什么承认不承认啊！报

我们大胜国公高守晓，因为是一八七巴黎公社，因为巴黎很广，但是赫鲁晓夫统治，但越南主席，它印度支主我统和，茶者是各主所的地国家，我们的文字为的地国家，我们的文字为的地国家，我们的文字为

本没想过这事儿。那时很多同志主张搞公社，我们也觉得不错嘛，一改成公社也可以，于是就干起来了，干起来了嘛就干嘛。我们当然也报告中央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往下想，有些时候脑子里转了一下那什么人叫做社员啊？农村里有社员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地主、富农就不能当社员，那我们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能当社员啊？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将来怎么解决啊？脑子里想过一个，但是也没有再往下想下去。比得不得了，脑子里有点热了。但主席考虑问题反复地考虑过同时非常注意保护革命人民的热情。最后中央是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的意见就同意了全国的名称，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都不叫公社，但是中央这个文件上面还特别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给上海的人民留有一个余地。你们上海自己考虑考虑。主席在这些问题上，那是考虑得非常周到细密的，特别是对上海群众的热情，我们搞走的时候他还向你们怎么样啊？能不能说得通啊？我们说上海人民总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毛主席讲的大家会听的。我们回来以后就向公社委员会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了，大家一致地，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那么就是中央给我们留下的余地我们完全考虑了，我们考虑的结果，还是加全国一致，把毛主席指示，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从今天会议上大家的情绪来看就更加证明了我们向毛主席的话不是假话，我们相信全上海的革命组织，全上海的革命群众一定会同意把上海公社临时委员会改成上海革命委员会。现在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也有的说，因为红革会没有参加，人民日报上才没有登。还有什么街上贴的，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这些问题统统收回来了。我们不过是改了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文权，财权统统从旧市委，市人委手里转到了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这个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有那么一个人他在会上说，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口号是错误的。理由就是这个公社是由少数人搞起来的，更确切一点我说穿了，就是没有包括他在内，那我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意见，这个口号，一切权力归人民公社如同现在一切权力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样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实际意义就是说，它的一切权力归于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的上海人民，也就是说，把一切权力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回到我们手里来了，这样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政权，我们的政权是不会同任何一个野心家，小集团来分享政权的。它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别人没有资格来讲话。那里要他参加的话，是要他接受我们的领导，是要他接受我们的监督，是要他接受我们的教育，是要他接受我们的改造，最终使他不变成别的东西，这是我们的决心。

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上海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手里夺权。

会了的命，望有某，、是命，很久的。要就了，抓同援乡帮的，搞设的为心的。？海弄」是的勇全听消应店清到播海革命。一成出了年得辩好位是了的的支同我天了上抓也性开版发生抓用的不一而出制的材多些。今听全。的节不晚搞。讲旦在。第。很作我发许一长有至望品我季鼎果但命一而会的在位。工。自有有家。完不设支。是那读人就读事去高生地听现几么也是希望时是都如。革家，民利放一语的时来还还的是他们的同关。好抓也同人不该第的时这里。的他里们的鲜来也在里做出。市志的他这他我帮。将命版搞不。时是在在则山。市志的他。。主成的革命出。题了好了命教育八级城同来有细少多毛收大么要发命同生。这革命。拉紧在年地还贵志人会好最什都把年想了了。抓革了是加面青内。到同里响了出干的要抓思品脱了。把生不更对识从志得民市地有发管我是要了倍地很了能排生就想知。同示农城好。不。一是一就重人生不密农少到的的年。指的的很也们关的都了。大的很排时。动特乡来青伴的还些会里志发我特我。这上识产，出小时苦。下村的文到后这到坊同了援。的以好决命组脱命的八小、底山发去的，今的竞会发生支成同所也解革层但年间级八间考上从强决去。央毕了中也去收共。题该在基。抓时的至时来拔是新中强做中志这下农面到了了同在化是多们但了不。观已人到了迎样宛同到答年方响一办多想都好不我。在还了哪也些有几到这记的迎是今了别有难很我同。人。位，后来的面这区司，去保未里先们多要都就的里时多队过一位商要样里，。学去过。都坊自我从就去观他这把力了讲第一。忆这也志志地村。物是会然比要天同情其在要动生经去第了大照，同同好农的贯了了是保志一的的。就苦了曾我在很耕该地人人很到菜行各这志来同了会制好的那的一志该秋读春在的工二部们关执了至同了的迟到的也升了用。同农了却是就n的的的你们关触除不命生市候们题也上生。织能命生有新学讲也农你不的，革组城讲我同工不很多组林革把了社城农社革

你快到，的该已如就你在迎，就，到我志触命以资角，这候了用，你们情眶是矣都就荆忘就。为晴就我就同克我就同克我在操说的同方针。方针。为也的。四为晴就我就同克我在操说的同方针。方针。是工革命是白纸。面。现在操说的同方针。方针。是工革命是白纸。面。现在操说的同方针。方针。是工革命是白纸。面。现

辩好的方法讲辩学

是要靠生产改和关和人民解放军，靠公安向，同时要靠生产改和关和革命群众起来了
么的结合，这就是有充分的群众基础，如果我们大革命群众发动起来，
，那么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用什么方式活动，他们秘密活动也好
，搞公开活动也好，我们就容易识破他们，这是一个布法，希望同志
等物起来。

第二，希望我们解放军，公安和关要加强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的地
革命造反派是全力的支持我们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可以看到，我刚才
了，我们革命委员会，我们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强大的支柱是人民
放军，不但有陆军，而且有海军，空军，这是我们最可靠的支柱。（掌
声，喝彩声）

我们上海的陆、海、空军，为了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我们向人
民解放军同志们保证如果有人攻击你们，如果有人向你们来取那种冲击
和关那种行动，我们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要决心地和人民解放军站在
一起。

为了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代表革命委员
会，向上海的陆、海、空的指战员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掌声，喝彩
那么是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的地方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实行军
事管制，但是那个地方的组织，他们也说是革命组织，有的所谓的造
以前造的话都应该服从中央的命令，去实行军事管制就实行，但是那里
的组织里边的，当然是很多的人竟然不支持军事管制，甚至于把军事管
制的命令到了又又，而且对军区必表围斗、围攻，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
的，这个单位里就了这样错误的人，如果他们是真正革命造反派的话，
他们应该是出来检讨，向军区代表赔礼道歉。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将
要采取别的措施，我在这里还要讲一点，现在就是世面上谣言很多，
造谣的越来越离奇，有一些人啊，我说人也不多，但是啊事情是靠造
谣吃饭的，就是那么一位，至高无上的，他突然地发了一个什么总理
的四点指示，我看到那个指示奇怪了，我说如果中央有这么四点指示，
不会，告诉我们的嘛，后来我们就打电话到北京问，根本没有这回事，
但是不管冒中央名义，到处散发说中央、总理的四点指示，当人们问
他的时候，他说不是总理的是陈伯达同志的，再问，又说不是伯达同志
的，说是从那里听来的。虽然可以这样冒充总理的名义到处去造谣，红
革命的人也干这事！他们说中央文革一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是伪造的，从北
京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什么总理给还是参，经过总参指示的样子发出
又是总理又是给了四点指示，总理好象是不对的，各打五十板，上海的红卫兵
全是对的，张春桥派兵也是不对的，张春桥派兵也是不对的，各打五十板，上海的红卫兵
道！建以来没有这样的四点指示！毛主席、林彪同志讲话：毛主席
板"。一次"特大喜报"总理讲：

不要单独成立组织，但是总理说上海可以例外，又一次"特大喜报"
总是总理说全国的工作都不好，就是上海的最好。(笑)这些东西本
来我们一到上海一看就知道都是谣言了，这次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
，我们是当作笑话对总理说了一些，大家就笑了一场。关于彻头彻
尾的造谣，毫无一点影子。还有一些谣言就造到我身上来。我最
近看到的关于我的谣言，读读我简直都没有办法。例如说有一张传
单说我和三军的同志谈话，谈到三三司如何如何。我在这里负责声
明，我和三军的同志的谈话是多次了，我们在北京突然国务院接待
站打来电话说上海一、二、三兵团和工三司的代表来告状，告上海
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告王洪文、潘国平和我。而且说上海那天有
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你们在上海的，你们知道那一天有五十万工人
的大游行？不过是一百多辆汽车嘛。这两天又有什么，好几个离奇
的电话。又说王力同志参那上海的形势有五点指示，我告诉那个
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正在北京，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事！我后来也不
去向王力，也根本用不着向王力这个事。还有什么说是中央文革接
待站答复说上海人民公社如何，所以中央不承认。我在这里说一句
就行了，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本没有个接待站，他是什么
中央文革接待站？(笑)在工人劳动文化宫那个地方在那里有什么呢
？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文化革命接待站，文化革命
小组没有接待站，我昨天看了一个消息说什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
入联络站，还有什么几点指示？那更是胡说八道！哪里有这个东西
连个接待站都没有，你怎么在那儿听到什么五点指示呀？我看你真
是碰到了鬼了！(大笑，掌声)所以现在有些人呀就是靠这个，就好象
说北京有什么消息听到了上海，这样一贴，就谁也不能辩论，我们
是实在不愿意辩论，这不值得辩论，如果要辩论很简单，你以为可
以造谣，我们就不可以给总理写个电话问一问吗？那样子造谣法！
这样的人以后再造谣呀，你小心一些，假冒中央，国家，政府首脑
的名义造谣呀，你要负法律责任的呀！(掌声，喝彩)他们说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有理你就摆出来，不要搞谣言，搞谣言吃饭是吃不饱的
呀！(笑)有理你讲讲嘛，譬如红卫会的那些头头们，你们理完全可
以讲嘛，不要这样搞造谣！我们搞红卫会的战士们是要革命的，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红卫会的战士曾经同我们打电话要求说他们要开
诉罪大会要我们参加，我们说你们战士没有什么罪呀！红卫会的战
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一小撮头头(掌声)就是这那些头头，我们
也知道他们的问题是已经犯了错误，我们并不准备一棍子打死，但是
我们要求取老实的态度，不能顽抗和蒙混的办法，或者故意地挑动红
卫会的战士继续上你们的当，我们还是1月29日中央文革小组电报

的那个态度；我们支持红革会的战士们起来造反，我们欢迎红革会的战士造反！（热烈掌声）现在还有那么一股风，是故意挑动我们革命干部子女、军队干部子女的感情，昨天我看到一个什么叫做"革干、军干子弟联合战斗兵团"的传单，这是一张反动的传单，但是他们故意的挑动革干、军干子女，说什么现在呀就会上都到处斗你们，斗你们的父母呢！这是胡说八道！我们革命干部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我们的军队干部更是绝大多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革干、革干子女绝大多数也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这些派都是党的、人民的、毛主席的！（掌声、口号声）他们即使有缺点有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你们想挑动他们的感情，把他们拉向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搞什么联动"呀，你们是得不了逞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很好地对待这些老干同志。因为他们是党的，他们不会一直跟着他们这么走的，他们会跟着党走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做好他们的工作，这样才能使得"联动"这些这样反动的组织不能够在上海开大活动，最后为想法一下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准备多讲了。因为我讲的时候已相当长了。

那么现在我们为了执行主席的指示，要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到成果，我们需要把革命造反派的组织能够加以整顿提升，是思想上要加以想通，老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老工人的工人，全国人民立下了功劳，这是谁都看得到的，抹杀不了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有许多组织问题。我这里讲的革命造反派的组织，不是反革的组织。这动组织，我们的队伍里边也有不纯洁的，有的需要清理一下，今时我们这次运动，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系统地区加以调整。因为现在有些组织呀形形色色的（不佳）就是他不是工人的组织，里面又有学生，又有机关干部，又有学生，又有文艺工作者，这个队伍很杂，有的是学生组织为主，吸收了别人，有的是以工人组织为主，吸收了别的，这样的话就不好，还是按照这样组织好，同时不按单位系组织呀，也有问题，因为大家都在一起，混进了坏人也不知道，如果本单位组织呀，就比较好，坏人不大容易钻进去，同时从起斗争，从批判或者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照系统的组织来搞比较适宜，比如说系统的工人组织，他们实现一个大联合，或者说系统的实现大联合，那么他们的批判，斗，改行结系统，或者说全系统的问题就比较方便，这问题是值得以，请同志们加以考虑。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好多革命组织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现在有些办法有很多行会性组织，有的是专门搞经济斗争的组织那实际是分裂了工人阶级，譬如说，有的说按年份，那个东西怎么能去搞造反呢？例如什么1956年大学毕业生，一

个造反司令部，我就劝这样的同呀，你们考虑一下，那个一九五七年也好，五六年也好，不管那一年吧，反正你们一年呀，总之里面有左、中、右吧，有两个阶级吧，你们哪一年都是左派？！都是革命派？！我不相信（笑）！我们要搞，都按阶级，按左、中右来组织吧！我们是革命造反派，咱们就按革命造反派组织，怎么样年份呢？说五八年，不管你哪一年也好，四九年这个年份也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也不能划分阶级啊！有的更是一看名字就知道是搞经济斗争的。还有些特殊单位的，那大我们人家说是什么东西呀！不是某地的公墓就是某些坟呀被挖走了，这个情况应该解决，而没挖的人就组织一个造反司令部，我也不晓得造什么反（大笑）也要保书，也要刻图章，也要挂牌子。这个东西就不叫什么革命造反反组织吧！就是有一些组织呀，不能够承认的，不应该组织的。我们希望他们最好自己自动解散！（掌声）有些机构脱产人员太多了，刚才我讲了，要加以解决。要逐步地做到按已聚公社原则来选举，有些组织在市内名声很大，你以为没有几个人但是也要养了，要汽车。这些人呢？我还是希望四叫原来的岗位去好好的劳动，好好地革命。你如果能把那个单位真正搞好了，我看也挺不错了。咱们现在还有好多单位的权没有夺下来呢？那末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要说一下，就是讲组织要很好地学习，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信口胡，不看书。这个旧市委的有些坏人，我说不讲别的，就这一点那非犯错误不行。就是不学习，要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呀，那是难呀，什么规定星期六要学习呀，你到那儿就一个人也找不到。这个东西要靠自觉的，我们同志们也知道《红旗》杂志第三期上有一句话说希望有些人不要成为要危险的人物。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很好想一想这一句话。因为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批人，当然总数不是很多，大概在北京也有，外地也有。我们是很欣赏那几个人，这几个人真是不错，在文化大革命里边，很有才干，但是最近都犯了比较大的错误。这一句话就是对这些人讲的。在座的同志们啊！我们自己没有可能呀？有不有可能对党刚刚取得一些胜利就中了资产阶级的头脑？反革命分子主义呀就有，这个时候个人主义突然大反发，有可能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提高自觉性，增加自觉性，要很好地读毛主席的书。不是那个只有开会的时候念几段毛主席语录，真正的学会毛主席思想语录要读，主席的有些重要的著作要读，得分是已经当了权。同志们你们中有很多人从前不是当权派，以生产了权，自己是当权派呢！究竟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这个问题我们面临着考验了。如果我们当了权，我们跟着毛主席走，真正读毛主席书，把我们头脑里边的不好的东西清掉的不断的作斗争，那我们就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当权派！如果我们头脑里边资产阶级的东西发展了，那么

我们也有可能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要被打倒。那个时候，另外一批人或者在座的一部份同志起来打倒我们，我想在今天大家很高兴的时候讲一讲，有好处！省了使大家不被打倒，因此先要想到被打倒！（掌声、口号声）在学习这一点上，我们要很好地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现在他一天比在读书，看报上的时间那是佔了很大的比重，全国的红卫兵报，他现在都要，而且都在看，各种传单他都要，每天被书送去一大叠报纸和传单。他为什么有那多的情况？很多的情况从这儿来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同志讲也跟我们讲，说你们不要怎么怎，你们最好一天拿4小时读书，看报。

同志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能不能2个小时呀？（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可有革命造反派，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有信心，不管阶级敌人怎么猖狂，他们打不倒我们的，但是，情况是容易从内部突破的，如果我们自己搞不好，如果我们不是坚决安全的按毛主席指示做，如果我们不是经常的，不断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地改造我们的世界观，因为可能坏事发生在我们手里，所以我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有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上海的广大革命一定能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在党中央的指示之下，取得更伟大的胜利！（热烈掌声、口号声）完。

一九六七年2月24日

（注：根据录音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本文供阅读参考之用）

《内部文件，不得外传》

根据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高社司联合作战处记录
上海市红色核外围学员战斗团
总部翻印
一九六七年3月